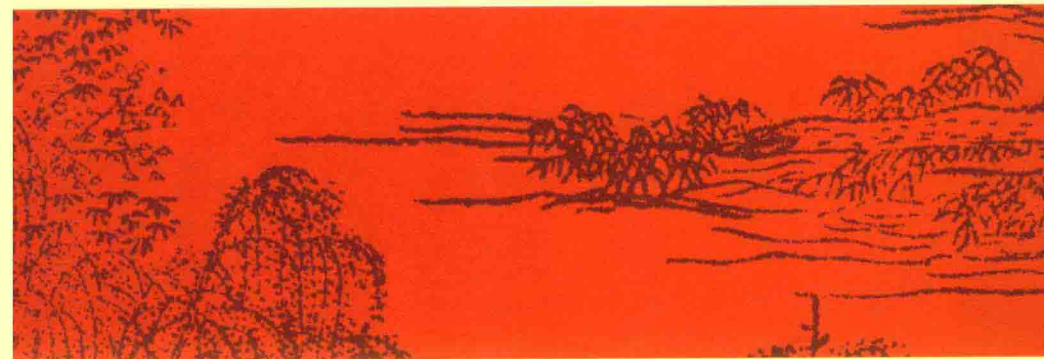


互旋： 唐诗的原型解读

刘芳 著



文艺出版社
BOX LITERATURE AND
NO. LTD

互旋： 唐诗的原型解读

刘芳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互旋: 唐诗的原型解读 / 刘芳著. — 南京: 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99-7809-3

I. ①互… II. ①刘… III. ①唐诗—诗歌研究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3664 号

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A Project Funded by the Priority Academic Program
Development of Jiangsu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书 名 互旋: 唐诗的原型解读

著 者 刘 芳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809-3

定 价 38.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滕守尧

《互旋：唐诗的原型解读》是一部很有特色的谈唐诗兼谈儿童唐诗教育的学术专著。

唐诗是中国文学的瑰宝。可是我们长期以来却一直忽视了唐诗最根本的性质——艺术性，漠视了唐诗可以带给我们的最根本的精神营养——来自集体无意识世界的原型的力量。而本书的研究意在找回唐诗中被人们忽视的“有意味的形式”，深化对唐诗的认识，也将对当下的儿童唐诗教育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

一般的古代经典诗文，如《三字经》《弟子规》《论语》等，都可以当作道德规范、伦理纲常、文化、哲学，但无法把它们视为艺术，因为这些作品更多地诉诸读者的抽象理解能力。而唐诗不同，它的语言有很强的韵律性、意象有丰富的画面感，它强烈的艺术形式感使我们不必那么纠结于它的言内言外之意，就可以

从对它的吟诵和聆听中得到直接的感官愉悦和直击心灵的美。这就是艺术的特性。艺术直接作用的不是人的思维和智力而是人的情感和生命,虽然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艺术越来越被“技艺化”和“学科化”,但是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艺术的学习从来就不应该是一种技法的训练,而是一种心灵的熏陶和智慧的操作。本书将唐诗回归于艺术,将唐诗的审美意义回归于艺术的形式,创造性地提炼出了唐诗审美形式的“互旋”特性,并从心灵、智慧和生命的层面进一步揭示出:互旋不仅是唐诗的深层审美结构,也是我们生命形式的象征;不仅是健康心灵的本原状态,而且是可用以养护天性智慧的结构力量。

“互旋”不是作者臆造的名词,早在清初,诗人徐增在其《而庵诗话》中便有“做诗有对,须要互旋,方不死于句下也”之论。但对“互旋”一词的涵蕴,在本书之前却一直未有过足够的重视和发掘。在对立两极各自保持极性的前提下,让自身的一部分试探到与对方相交的边缘地带;在试探与对话的过程当中,双方不仅互相牵制,而且互相成就,终而激荡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新的生成。这种动态的过程,就是本书所说的“互旋”。

“互旋”的实质是在旋转中产生二元交合,“互旋”的目的是在交合中达到不断的创生,而这也正是华夏文化传统之核心的文化基因。这一古老的基因在今天不仅没有落伍,而且被证明与科学所发现的生命基因同构,成为现代西方世界之哲学、科学、医学、教育、运动、艺术等领域的主导理念。无论是本书所言

之唐诗,还是其他的经典艺术作品,它们之所以珍贵、之所以可以跨越时空给欣赏者以最直接的心灵抚慰或震撼,正是因为它们最完美地体现了这个文化基因。而如果不了解或者无视这一基因,对这些经典作品的理解也就难免流于肤浅甚至走向荒唐。所以,本书将“互旋”作为理解和把握唐诗魅力的关键词而提出,是有深远意义的。

“互旋”所指涉的是华夏文化传统之根。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每次的重大变革都会回溯到整个人类(或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之根,根之所在,即文化源泉所在,只有去文化的源泉重新吸取能量和营养,才能获得新的活力。西方文艺复兴如此,中国先秦时代的文化高峰同样如此。回归传统是必要的,但也是艰难的。今日中国新一代公民对我国古老传统已经知之甚少,更何谈领会其更深层的含义。更令人遗憾的是,许多人不仅不知中华民族之根,反倒是一味地崇洋媚外。难怪很多人感慨,现在出国留学的学生已经是“香蕉型”了——皮肤是黄的而内心的知识全都是“白”的。即便很多在国内生活和学习的学生也同样如此。由于我们媒体和教育的不当引导,在许多孩子和青年人的头脑中,中华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是一片空白,其脑中充塞的差不多全是从西方传来的种种所谓“知识”,而非“文化”。知识帮助人生存,文化帮助人生存得更有质量。今天的年轻人已经不像五四时代的年轻人那样,激烈地批判自己的祖先和传统文化,而是无视或漠视中国传统文化。凡是能批判者,多少应该对所

批判的东西知道一些，而“无视”或“漠视”则是一种更令人痛心的无知和麻木。所幸的是，本书作者——我的学生刘芳博士多年来一直关注并思考着中国传统文化，而本书对中国传统文学、对中国传统思维智慧、对中国传统宇宙观和生命观的重新解读和领会，不仅传达了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的敬意，更是从文化根源中寻到了最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营养。

从传统文化的根基处去寻找精神的营养，之前最著名的探索莫过于荣格的“原型”理论。荣格的原型理论波及西方宗教、艺术、哲学、科学等各个精神领域，在瓦解以理性为主导、轻视灵性的西方文化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本书以荣格的理论作为研究的重要参照，并对“原型”的概念进行了新的梳理和理解。原型不是一种静态的图像，而是存在于人的心理深层的一种具有自动调节、自我补充和自动平衡能力的高级生态系统，这一系统具有直接组织或稳定神经能量、形成一种无意识原型秩序的能力和力量，而老子“反者道之动”所揭示的生命特征，太极图阴阳两极的对话与生成性结构所折射出的心理模式，与荣格所说的“原型”是相当契合的。本书抓住了荣格的“原型”与中国的“阴阳”在心理层面的同构性，将西方的理论与东方的智慧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并用以解读最具有“中国人格”特质的唐诗，为读者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唐诗会有永恒的魅力、为什么唐诗可以担负起蒙学的重任、以及究竟应该怎样接受唐诗的滋养等等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除了用“原型”来解读唐诗之外，本书还将原型理论引入了对儿童唐诗教育和整个教育问题的思考。与传统的断裂、与生命原型的割离，使我们学校培养出的知识分子缺乏了一种丰富的源泉和要素，所以形象和行为看上去都很僵硬、呆板、缺少灵气；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则缺乏足够的灵动性、想象力和创造力；人文领域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再见到先秦时代那样的思想大家，也鲜有魏晋时代知识分子的那份真实、潇洒和傲气。“原型”与生命之间的关联是集体无意识世界的核心秘密，不管是一种文化，还是一个个人，只要重视了生命原型的完整性和互旋性，只要有意识地用生命原型来调节、补充、平衡自己的精神力，就都会发生由“根本”而来的、脱胎换骨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基于互旋性“原型”的思考就是一种对教育之本的提示，只有回到这个根本，儿童才有可能通过学习唐诗养护天性，养护完整、健康、快乐的人格，养护原本固有的创造能力和神性智慧。

本书的研究在理论上开了先河，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2014 年秋，于北京

目录

互旋：唐诗的原型解读 | 1

第一章 原型 | 7

第二章 唐诗之“言”的原型表现 | 60

第一节 平仄和抑扬：声律中的互旋 | 61

第二节 对偶：修辞中的互旋 | 78

第三章 唐诗之“象”的原型表现 | 115

第一节 什么是“象” | 115

第二节 中国诗歌中常见的“意象” | 122

第四章 唐诗之“意”的原型表现 | 168

第一节 意义 | 168

第二节 意境 | 185

第五章 互旋之于唐诗教学的意义 | 201

第一节 唐诗“互旋”与健康人格之“同构” | 218

第二节 唐诗“互旋”与神性智慧之“共振” | 284

互旋：唐诗的原型解读

唐诗为什么会受到百姓及文人的一致喜爱？

经历千余年的沧海桑田，为什么唐诗的魅力从未衰减？

我们天生就喜欢唐诗是因为什么？

我们努力地学习唐诗又到底是为了什么？

唐诗能否担当得起为中华儿女作教育启蒙的重任？

.....

思考唐诗为什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唐诗的特点，如何才能使唐诗更好地发挥其在人们精神层面中的根本性作用，使人们在精神领域中能够多一些自然、少一些异化，这是本书写作的直接契机。

对于大众来说，学习唐诗不需要太专业的知识，也不是为了研究的需要，只是为了从唐诗那里多获得一些美感、一些快乐。从原型的角度解读唐诗，不是教读者多识字、多背诵、多知道典故、多掌握格律……不是这些表面的、技术层面的东西，而是希望通过唐诗深层奥秘的探究，使读者能够得到来自唐诗的更

多更深层的滋养——来自最深邃之处的“根”的滋养、“原型”的滋养。在这深层的滋养中，去感受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启示，去尝试奇妙的身、心、灵的联通，我们至少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完整”（席勒意义上的完整），更加“健康”（荣格意义上的健康），更加“自然”（老子意义上的自然）。

研究思路：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刚才我们提出了本研究关心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各不相同，但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唐诗的本质特性到底是什么？厘清了这个问题，刚才的所有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本研究的思路是力图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在解析唐诗时我们不会过多地涉及它的字词句义、典故意境、手法技巧等等，因为这些元素在任何一部唐诗鉴赏辞典中都可以找得到，更因为掌握这些元素或许有助于丰富我们的“知识”，却未必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素养”。

平时，我们常说：艺术可以“涤荡情感、陶冶情操”。可是很少有人仔细地想过：艺术究竟是怎样“涤荡情感、陶冶情操”的？究竟怎样才能让艺术更好地发挥它“涤荡情感、陶冶情操”的作用呢？或许如弗洛伊德所说，是因为负面情绪的宣泄；或许如狄德罗所说，是因为正面道德的感化；或许如立普斯所示，是因为移情之后的情感反射；或许如克莱夫·贝尔所言，是因为我们在形式中体会到了一种深刻的意味。可是，如果再反思一下，却又

会有一些新的困惑：把负面情绪给排空了，可能吗？用正面的道德压制住负面的阴影，就一定好吗？移情给雅典神庙廊下的多立克石柱时，反射回来的情感会让我们昂扬愉悦，移情给波德莱尔笔下的腐肉蛆虫时，反射回来的恶心、厌恶也是艺术的神启吗？当艺术品的形式感弱化乃至隐匿时，那种依然强烈的“意味”感又是来自于何处呢？

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或许真的没有一个绝对的答案，“正面”的不一定就绝对好，“负面”的也不一定就绝对坏，人类本身、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对立统一的复杂体，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几米说“有阴影的地方，必定有光”，正面和负面、善和恶、愉悦和厌恶都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理论即是从原型的角度对以往偏执于一端的艺术理论思维进行了一次包容及超越。荣格的“原型”与克莱夫·贝尔的“形式”有相似之处却更加深刻，因为贝尔的形式尚且停留在意识的层面，而荣格的原型却已触及无意识乃至集体无意识的深邃空间。

平时，我们读诗的时候总是喜欢琢磨一个神奇的字眼、一个绝妙的词句。“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红杏枝头春意闹”的“闹”，“香稻啄馀鹦鹉粒”的倒装，“鸡声茅店月”的意象，都是被学者们、老师们、鉴赏辞典“们”津津乐道的元素。即便是在大学的课堂上，若是给学生布置写唐诗评论，恐怕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会本能地以对经典“字句”的揣摩评论作为写作的切入口。

字句不是不重要，对字句的锤炼也是诗人们使尽浑身解数去追求的，所谓“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贾岛《题诗后》），“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甚至于“语不惊人死不休”（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但这些都还不是唐诗的根本。一首诗中，精炼而传神的“诗眼”固然漂亮，就像红花翠叶一样漂亮，可是如果我们只关注于“诗眼”、只关注于“花叶”，而不关注于“根”，那就是典型的舍本逐末了。

“花叶”为什么漂亮？

因为有“根”的滋养。

“诗眼”的“根”又在哪里？

在诗歌的内蕴中。

诗歌内蕴的根又在哪里？

在文化的积淀中。

文化的根又在哪里？

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里，在原型里。

研究方法：原型理论研究

“原型”是在西方分析心理学研究中的提出的核心概念。不过，从荣格到弗莱，诸多学者都已成功地将原型理论运用到了对艺术、对文学的分析解剖之中；在弗莱之后，“原型批评”甚至真正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文学批评流派。

原型批评的核心在于：其关注文学作品中那些超越于个人

的、体现为人类“集体的”文学想象,关注文学作品中那些相当有限却又不断重复的模式和程式;其认为伟大而经典的文学作品始终回归原始程式的普遍倾向,因为在这些程式中有我们最古老、最深沉、却又最具有爆发性的生命的力量。

然而从荣格到弗莱,原型批评呈现出了一种从关注“无意识”层面的“原型”到关注“意识”层面的“原型载体”的转向。我国的文学批评界在研究“原型”时也是如此,常常将“原型”直接等同于“原型的载体”:有时等同于“原始意象”,有时也等同于“典型情境”或是“母题”;“着重指原型作为一种有共同性、相通性的深层模式在文学作品中的规律性反复,有时是指意象的反复,如月亮、流水等意象的不断重现;有时是指象征和创造模式的置换变形等等。”^①虽然“原型”本身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定要通过具体的“载体”才能得以显现,但是“原型”和其“载体”毕竟是两回事。只有首先区别了这两者,才有可能真正弄清楚“原型”本身的内涵及外延。而荣格的原型理论最精髓之处正在于其从“集体无意识”中所汲取的力量,如果在用原型理论研究文学作品时,抛开原型的“集体无意识”性、只强调在文字中可以被“意识”到的那些重复性和模式性,则无疑将失去荣格原型理论中最深层的根源性力量。

所以本研究将首先厘清荣格的“原型”概念本身:原型究竟

① 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是什么？继而，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原型？它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它又该怎样运用到对文学的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唐诗的研究中？这些将构成本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第一章 原型

“原型(archetype)”一词并非荣格首创,却因荣格而声名远扬。荣格的原型理论起源于心理学的研究,他认为:在人的进化过程中,大脑携带着人之为人的全部历史,即一种集体性的“种族记忆”,当这些“种族记忆”被凝缩、积淀在大脑结构之中,就形成了各种“原型”。这些先验存在的原型就像有力的框架一样,会不动声色地操纵、限制并从而生成种种神话幻想和“原始意象”;而“原型”和“原始意象”就是“集体无意识”的内容。^①之后,荣格将原型理论延伸到艺术和审美领域,“我假定我提议进行分析的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象征,不仅在诗人的个人无意识中,而且也在无意识神话领域内有着它的源泉。无意识神话学的原始意象是人类共同的遗传物。”^②与此同时,荣格在集体无意识的精

① [瑞士]荣格:《集体无意识的概念》,见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94页。

②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见冯川、苏克译:《心理学与文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19页。